# 中西紀事

# 中西紀事卷之五

江上蹇叟

## 英人窺邊請撫

道光二十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請停止英商貿易既得旨允行遂下封港之令維時英人貨船尚在老萬山遷延不去制府調派師船自廣州至于澳門悉令封禁大小河口嚴密防範又懸賞購募漁船蛋戶有能出洋燒毁夷船擊斃夷兵者除資給軍裝兵械口糧外仍飭地方官查明家屬以時周恤之時英之貨船雖望風遠徙而護送鴉片之兵船往來偵探輒被師船搜捕人烟焚獲其計遂不得

逞是年之夏傳聞英吉利兵船遠颺並未回國率開向東北行裕制府亟行文咨會閩浙江蘇等省以為該逆兵船業已陸續潛來內地雖疊經粵省駈逐而護送鴉片隨處誘買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大洋揚帆直向北駛現值南風司令之際不可不加意嚴防等因時調任閩浙總督鄧廷楨偵知英師將取道窺厦門預募水勇在洋巡緝乘其不備而攻之四月英舟方泊于南澳島之西北水勇瞭見旋裝扮商船漸駛漸近乃以火攻夾擊其大船之首尾傷其船主水手人等數十名英師初以為海盜據海國圖志載其月報事在庚子閏月二十二日夷人初見以為商船後因放槍疑為海賊核其年月正在厦門被剿前一月事其先後

過者仍駛赴厦門遣人遞書以求通貿易爲請制府不答先調派水勇師船迎擊于厦門口外不克遂乘夜將各師船收回港內復載大礮二百餘門轟擊英人入口之船連敗之英師既遁仍乘舟北駛行至浙洋偵舟山之無備也遂入焉定海額設總兵一鎮守舟山舟山四面環海无險可守六月初二日瞭見在洋船隻游弈于山之前面初以爲買船不備也初四日南風正發見洋艘分爲二幫一向西行駛（此即義律赴天津之船盡義律時未至定海也）一北入定海計火輪兵船大小共二十六艘時定海總兵張朝發議親督水師出洋又派調中軍遊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王萬年等分路堵

勦初五日突有洋艘二駛至定海之道頭街定海知縣姚懷祥偕羅建功登舟詰之則手出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獻城有傳其書者皆用漢字內稱英國水師統領爵子伯麥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敬啟定海姚縣主知悉現水陸軍師到此須即將定海所屬各海島堡臺一切投降唯俟半個時辰即行開炮轟擊等語是脅大令獻城之證大令不答退謀于總兵張朝發張曰吾領水師知扼海口而已時英人後至之船業已連檣內進羅建功等以外洋炮火利于水而不利于陸請將水陸各兵一半撤至距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守一半撤至城中登陴接應張朝發不可初六日總兵復督水師出洋方至港口有夷人杉板舟一徑入總兵船上投遞信函此即聲明粵東燒烟歸告林鄧與天津所

遁之書大畧相同見卷四注內張朝發不受麾令軍士開炮擊之英舟乃遁初七日英人大小兵船排列口門內外總兵親統各營兵舟放炮相持英人以飛炮自桅檣上注攻其左右軍各營潰亂兵士之傷亡者無數船亦碎裂沉焉總兵方身先接戰猝被炮轟傷其左股不能軍衆兵搶救登岸送回鎮海于是英舟進泊城下先是總兵出港知縣姚懷祥與典史謀守城之計令四門皆塞以土袋語羅建功曰在外者主戰戰雖敗不得入在內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蓋欲以致之死地交相厲也及總兵敗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不得入亦相繼回鎮海姚懷祥見城內無兵預遣典史前

赴村舉招募鄉勇數百人甫至城聞變遺焉初八日漏四下英兵登岸陷城知縣姚懷祥赴北門外投水死典史守獄門不屈被戕死英人既破定海遂踞城而居之時浙撫烏爾恭額聞信督兵馳抵鎮海至則定海已陷自鎮臣以下皆回而張朝發實以受創傷重臥不能起隨據羅建功等稱其堅執出洋攻勦之見以致兵敗陷城遂奏稱當日各營弁擬請分兵或戰或守衆謀僉同收合尚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城池何至猝然被陷其爲愎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地情罪實屬重大遂奏

嚴旨拏問而張朝發已越日身死時

上方授兩江總督大學士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勦辦

嗣奉

上諭總兵張朝發當接戰時退縮情形究竟如何該撫所

奏未能詳晰著伊里布到浙後提同該革員等嚴行訊究

務得確情毋稍徇隱欽此伊相到浙因張朝發已死仍据

羅建功等供詞分別定擬完案于是張朝發以受傷捐軀

竟不獲與姚懷祥等同邀

賜卹浙之士民寃之

方英夷之致書于總兵也見其不受乃泛舟西行欲自達

于浙撫適過鎮海洋面遇有鄞縣商船至甯波託其代呈

商不敢隱投之甯波府署值浙撫過甯知府鄧廷彩得其書上之書言英國宰相照會
大清國宰相蓋欲浙撫之上聞也浙撫見定海已失逆情顯著不敢以聞乃却其書仍由甯波府交原帶之商人送還具其顛末坿片奏陳
上亦置不問時烏爾恭額以失守海疆自請嚴議奉
旨革職仍留浙江巡撫之任續因夷人赴天津追論其事
奏
上諭烏爾恭額當該夷前在浙江投遞稟帖欲求轉奏乃于接收時竝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

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憒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伊里布
委員解交刑部治罪欽此浙撫被逮入都奉
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供供稱當日夷人投
遞書函已在攻破定海之後況書係固封其中措詞是否
得失未便拆閱自念守土之官既失城池罪名難追今未
克復定海即爲呈奏原書爲罪更大是以送還僅于籌辦
措內將退還原書大畧情形具奏未經詳晰聲叙係因彼
時防守海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憒不知請
旨定奪自揣謬妄糊塗辜負
天恩祗求從重治罪等語遂按律擬結然浙撫當日得罪

之由。實不因退還原書致啟邊衅。況義律另道赴天津。已有成見。亦不因浙撫退書始行遠訴。葢其時撫議方興。林鄧被譴。故復因該撫之奏于上聞。而於論之。欲以安反側之心。施羈縻之術也。

是年秋八月。英人義律馬利遜等舟泊天津海口。時任直隷總督者為大學士琦善。義律乃持英國照會中朝宰相之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大意言粵東燒烟之衅。起自林鄧二人。因及春間索價不與。遭其詬逐。以致越竟求撫。遂入浙港之由。又言在浙時曾遞書總兵。不受。再遞書浙撫亦不受。不得已始越赴天津。呈訴之由。相國據以奏聞。遂

力持撫議天津道陸建瀛謂該逆佔踞定海逆情顯著而託以請撫爲詞是據邑以要我也請以此時錄奪其舟船而羈係其酋長俾之繳還定海然後徐議之相國不可旋宴其頭目二十餘人皆溫言撫之許以奏乞

大皇帝格外恩施旋遣重臣詣粵東平反烟案英人大喜時火輪船先後至者八艘聲稱尙有兵船在後義律見相國假以辭色遂張大其本國之富強及船炮之堅利出入抗行意自得甚相國與之議定遂請入都面陳撫事而中樞力贊成之卽奏

須給欽差大臣關防令琦善馳赴粵東查辦義律旣得請

遂自天津起椗去行至山東東撫託渾布具犒迎送皆如
禮奏曰義律馬利遜等自天津回南過山東內洋接見時
甚爲恭順聲稱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幸蒙
大皇帝鑒察欽差赴粵東查辦不勝欣感不敢在途滋擾
詰以來船僅止五隻餘船先抵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曾糾
約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孟雅喇即東印度之孟加剌以爲後援嗣蒙
恩旨恐該國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辜負
天恩故由天津起椗後先撥船三隻由天津迅速回南阻
止前次兵船等因蓋義律當在天津時出入驕蹇詭言挾
制相國以羈縻故深祕之而其入都在

上前亦多造膝語廷臣弗聞也迨東省奏至始知義律之來心懷叵測意謂此行如邀允准即回粵聽候查辦否則糾約之兵船在後即張挂紅旗以圖滋擾危言要挾不悟其奸于是中外皆知相國之衰甚而氣餒矣維時林鄧雖被議而閩督則顏伯燾浙撫則劉韵珂松江提督則陳化成皆持勦議而蘇撫裕謙者方署兩江總督尤持不共戴天之憤欲剪滅此而朝食聞琦相粵東之行不禁拊髀流涕而嘆元老之誤國也時義律南歸過江蘇制府懸重賞購之急乃潛赴鎮海乘肩輿徑入伊相大營有衢州守備周光璧者厲聲叱之始步而入伊相方奉粵東咨會與義

律分庭抗禮諸將莫敢言旋遣家人張喜前赴海上犒師往來不絕于是三軍之士無不解甲而甘寢矣伯麥踞定海數月聞撫事定輒聽洋艘四出游奕行至餘姚有土人誘其五桅大船擱淺內灘中獲白夷數人內夷婦一人裝飾甚盛有傳其為外洋之公主者伊相聞之飛檄餘姚縣設供帳委員護送入粵時白夷有善繪事者上海知縣黃冕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以上則英國女主也予親見其圖說女主之壻曰博雅那同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嗅之後見臺灣所進圖說及西人紀載皆與此同是年冬義律回粵適琦相已至粵中尋奉

命授兩廣總督于是定海之師既緩而粵東之怨以洩義

律此舉叅兩得之計也。

初定海告陷之疾擡聞。

上以邊釁之開燒烟實啟之時粵東奏報拏獲烟犯案至

奉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獲奸犯亦未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无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欽此制使具摺請罪又坿片請戴罪赴浙圖勦叅謂該逆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以粵省無可乘之隙故竊蹔而思他逞也原奏詳後維時義律既思以踞定海要天津之求又欲以去林督破粵東之局

自琦相受代粵浙兩省罷兵而義律乃得逞志于粵謬爲先戰後商之言而相國終不悟也踰年義律見香港不可驟得乃請繳還定海以易之伊相既得粵中咨會始遣員渡海收復並釋夷俘不數月間而羊城納賂之欵遂爲舟山拜賜之師君子是以惜制府之不用而粵浙之兩儆也

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片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雖變

動若出于意外其窮蹙正在于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烟獲利之重每歲易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于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即在該國孟阿剌等處所出之區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然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炮子火葯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毡為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

多大氐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怯于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變時愈欲逞其桀驁肆其洞喝再生祕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不値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于堯舜之教我

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于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烟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于此時與發之于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癰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烟者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无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慴。躉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然有夷稟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毀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攢爲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氐謂

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論。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卽正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爲憑。具結之後。查驗他

國洋船皆已絕无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
以特奉
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恩施今既攻陷
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
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為內地船炮非外洋之敵與其
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
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卽恐患无已時且他國效尤更為
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有游移之見也卽以船炮而論
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卒辦而為長久之計

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到
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收其利者必思預防其害
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造炮船則制夷亦可以裕
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禩但粵海關稅
旣比五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制
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酌籌卽裨益
良非淺鮮臣于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
獻芻蕘惟事苟有裨于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復何敢自惜儻蒙
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効力
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隘
口防堵嚴密察看現在情形該逆夷似无可乘之隙堪
以仰慰
宸懷謹繕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按文忠此奏正值義律至天津遞書之時
成案見該夷紛紛投訴率以燒烟爲詞不能無憾于當日
辦理之過激然是時粵省晏然閩洋報捷正可合三省

兵力爲一掎一角之師而義律之所慮者不在于浙而在于閩粵故必謀去林鄧而後定海之師可緩尤必先去文忠而後粵東之志可逞也據二十一年閩督顏伯燾所奏粵東夷務摺內稱上年八月該逆赴天津投遞呈詞不過藉緩定海之師耳琦善宴其頭目二十餘人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天津道陸建瀛數次請拘留其人令其繳還定海琦善以爲書生之見云云乎詢之當日天津之在事者謂義律以燒烟積不平形諸怨望至其嬉笑怒罵之語祕密不傳惟見當天津留宴時夷酋箕踞椎髻有舞洋鎗飛刀于坐上者相國爲之動色是則

義律撫事之請非干之也挾之也又裕制使咨會蘇撫
文內言該逆之注意本在廣東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
無計可施遂攻踞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于廣東
故又逞其奸計擇可欺者而欺之遂往赴天津直隸督
院處遞詞乞撫然有中堂若赴廣東我們即可永遠和
好之語督院不識兵機不知夷性墮其計中毅然以為
已任一到廣東接署部院即將兵船水勇槪行撤去甚
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臺上施放號炮驚動夷人致令
生氣此等謬妄情形可咤可恨云云予謂英人所憾在
粵而弃疾于浙者粵堅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則堅者

亦瑕觀于天津遞書林鄧被議琦相入粵虎門撤防則其覘粵也如探囊而取物矣義律本無就撫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粵東之扃鑰緘縢而後爲先戰後商之大言以脅之雖欲不瑕烏可得哉

按定海之役浙撫奏參總兵愎諫撤守所謂愎諫者即羅建功等所供欲撤水師入城以俟登岸防勦者也然當日守兵不多即陸路亦非水師之長技就使登岸防勦亦未見遽能得手而總兵不受夷人信函督兵開炮非有心退葸者可比至其受傷之重回至鎮海据烏撫奏參後奏

旨收禁問卽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張莉發自被炮轟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日戌刻身故該縣會同城守都司親往查看實係火毒內攻所致等因此據浙撫二次片奏是總兵受傷身死相距二十餘日其爲力戰捐軀豪无疑義若羅建功王萬年等相率潰逃退至鎭海迨奉

旨查辦又値總兵已死無可對質狡供避就未可據爲信讞也至烏中丞在浙不能預防邊患授之以瑕咎無可諉而其不受夷人投遞之書未爲謬妄相國欲徇義律之請遂謂其壅下情于上達耳實則還書之舉何不失

持之以正者歟。

# 中西紀事卷之六

江上蹇叟

## 粵東要撫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至粵尋奉
旨署兩廣總督義律自天津赴浙亦由浙回粵以相國撫議已定請撤沿海防衛許之時洋艘皆泊虎門外虎門爲入省河之咽喉水師提督駐焉其在外之炮台凡二曰沙角曰大角皆有防兵自十九年燒烟之後益增戍守凡官設之師船火船下至漁舟蛋戶快蟹扒龍悉排列口門內外至是裁減官艘酌留其三之一而招募之舵工水勇散

遣殆盡矣義律乘舟來往省會首索烟價繼又求給香港馬頭行文照會且趣相國回文以昭憑信相國以事關割地遷延不覆義律見兵勇漸撤虎門空虛數遣人挑戰相國亟傳諭止之義律曰戰而後商未爲晚也十二月十五日英人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外之沙角炮臺三江副將陳連升督兵拒之初以地雷扛礮擊斃夷兵四百餘人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之遂奪炮臺陳連升及其子陳舉鵬千總張清鶴皆力戰死焉英人進攻大角炮臺守臺之千總黎志安受傷將炮位推落水中潰圍而出遂并奪大角悉取水中炮位分兵戍守于時虎門危急水師提

督關天培守靖遠炮臺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炮臺遣弁告急于相國請增兵以固省城之門戶而相國仍執撫議不許提鎮固請乃密遣兵二百名乘夜瞄渡不令義律知也義律挾兵以要相國照復之文因前此有戰後再商之語乃仍以索烟價香港爲詞行文照會水師提督杰脅以三日內回覆之限相國據以奏聞其畧曰該逆不候回文輙行攻擊迨兩炮臺既破後提臣請將該夷前次來文從權照覆藉以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布置等因函致前來伏思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經該夷猖獗之後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設法先行止住夷船俾得并力籌辦

而該夷前日來文本有戰後再商之說臣以該夷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反屬兩難若如該提臣所稱將前日來文從權照復而今次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復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具報之書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滋擾不若借此作爲詰問之詞觀其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以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復文書既于國體无傷或仍可設法羈縻甫經備文去後復准提臣函稱十六日辰刻（即破那炮臺之次日）將擄我官兵何一魁釋放交其隨帶致該提臣文書一件經提臣簽復發去隨文一書列

明請求各欵聲稱聽候于三日內照復等語隨代提臣具
覆將文稿寄交繙譯發告以業經行文諮詢俟其登覆再辦
現尚未据回報等因是時相國意在緩兵仍執撫議覊縻
之迨兩炮臺奪破之奏至
上已簡授親臣宿將一意進勦義律亦偵知大兵將至所
請不行踰年而粵東之衅復起
二十一年正月相國與義律相見于蓮花城定香港之約
也初英人挾兵要撫繳行文照會索香港甚力相國慮虎
門失事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義律度香港未可驟得續請
獻出沙角大角炮台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以易之又趣

相國回覆相國乃以出查炮位與義律訂期見焉義律凡
兩見相國出其所定貿易章程及給予香港全島如澳門
故事相國皆許之義律又請蓋用關防相國不可但傳言
屬其安靜守候一面咨會伊相收復定海省釋夷俘一面
據其照會夾文均摺陳奏時
上方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飭即馳
赴粤中勦辦適相國奏至大怒奉
上諭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于此該夷
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
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

出炮臺之語不足深信卽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
被擾之官兵慘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
殲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卽馳
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奸檻
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
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
受夷書胆敢擅摺呈遞代爲懇求是何居心且據稱同城
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
阿精阿怡良等並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
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是時義律自以香

港業經相國說明允給遂于該處擅出偽示曉諭居民指
香港為英之屬埠又行文照會大鵬營副將令其將內地
營汛撤回副將照抄來文由提督咨會到粵粵撫怡良據
以奏聞其畧言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
臣忽聞外間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偽示逼令該處民
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蠱惑人心隨據水師提
臣轉据副將稟抄偽示移咨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
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
知縣丞管轄而議者猶以為非計今該夷竟敢將
天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

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為藪納之藪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復无常一有要求不遂之時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

聖慮周詳無遠不照何待臣鰓鰓過計但臣忽聞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並敢以

天朝百姓稱為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臣无從悉其顛末惟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勦並令琦善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悉心稟請添募兵勇以

壯聲威固守虎門炮臺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既見有夷文僞示不敢緘默謹照錄以聞奉

上諭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竝給予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時竝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卽令其公然占踞恰良所奏覽之曷勝憤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格外恩施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理无要可

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摘舉數端危言要

挾更不知是何肺府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

著即革職拏問所有家產即行查抄入官欽此維時將軍

參贊已在途次連奏

廷寄令兼程赴粵而琦相仍以定海收復撫事可成遂續

奏陳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

上恐該將軍等到粵復踵權宜請撫之故轍當將琦善前

後摺奏及兩次

硃批給交將軍等閱看復奏

廷寄言英夷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

粵會防堵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行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勦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又寄飭將軍等訪查當日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逐一查明據實具奏等因當琦相上年之赴粵也　陛辭出都沿途諏訪通習夷語之人行至山東有東省濰縣知縣招子庸者廣東人述有同鄉鮑鵬在署素通夷語遂由東撫推轂挈之至粵鮑鵬以前年在粵充夷館買辦與義律相識又以販烟土賺重利經粵督查辦私梟入之訪

拏案內鵬慄罪潛逃山東迨隨相國入粵數與義律往還所有請給香港退還定海之事皆鮑鵬居間來往作說客而相國以事關通夷特祕之中外藉藉語浸聞于

上及二角之役

上決意主勦見相國始終欲爲義律乞恩以此益疑之而相國果以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入奏遂有虎門之師

二月初六日英夷乘舟闖入虎門靖遠炮臺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死之時靖逆將軍奉

命赴粵尚在江西途次而參贊果勇侯楊芳自固原提督

任所先行甫入粤界
上以該逆有先事滋擾之信由六百里字寄將軍等茲將
琦善原奏抄給閱看詞該逆退出定海勢必將在浙兵船
歸并粤洋恃衆負嵎儘力抗拒若我師兵力單弱遽行進
勦恐有疎失方有旨飭令粤省廣州將軍巡撫等暫時協
力防守以俟大兵之集詎義律偵知謀為先發之制遂于
是日駛駕火輪兵船直入虎門口内關天培督兵守護靖
遠炮臺開炮擊中夷舟一有頭英人以大書迎橋而進我
營軍士衆寡不敵紛紛潰散提督中鎗自刎遂附靖時威
遠橫檔等處炮臺開礮門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皆

敗走英師乘勝長驅直泊烏涌湖南鎮筸總兵祥福拒戰不克與其戲下二將赴敵死之烏涌去省六十里會城震動是月十二日果勇侯楊芳到粵其時各路官兵尚未齊集而虎門內外之舟師悉被逆夷燒毀炮臺既失炮亦隨之果勇議以堵爲剿值二十四日英人將以舟師闖入省河經鳳皇岡官兵擊退不意長潮之際南風大起英人又添泒兵船杉板共三十餘艘乘風擁至迭被官兵轟擊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深入飛炮火箭并力注攻果勇懼蹈虎門覆轍復議羈縻而彌利堅請款之舟適至彌利堅者舊制通商之國來粵之貨船也以十九年秋冬間

停泊澳洋正查驗進口而停止英夷貿易之令下于是外洋各國應遵舊例駛赴黃埔開艙卸貨者悉被英師船攔阻不能進口迭奉

上諭所有恭順之各國均准照常貿易值英夷犯順各國仍阻過外洋不得入自虎門之役英師攻破烏涌卡座夷舟直達黃埔因而向准通商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國貨船隨後進口欲援例呈請開艙適鳳凰岡之役官兵相持英人狡逞于是彌利堅領事赴營泣訴呈請進埔開艙兼爲英人緩頰大意謂該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叠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
制呈出義律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恩准照常貿易
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又言英國貿易之夷
人實未隨同滋事若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師船等語
果勇見省城危急亦欲藉此以作緩兵之計遂與粵撫聯
銜奏請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窺省之役
四月英人以舟師横亘省河謀攻粵也初琦相被逮
上赫然震怒趣令進兵而果勇侯楊芳時以勳臣宿將首
先入粵義律爲之稍斂續因彌利堅呈請通商據情代奏

而義律索烟價香港之吹聲復作粵東省河自烏涌以內其扼東之要隘曰獵德曰二沙尾西南之要隘曰大黃滘皆有砲臺分兵駐守琦相聞英人將入虎門層層撥撤意在專守省城而英兵已堵塞其上下游之路消息不通時靖逆及參贊隆文皆已抵粵問計于林制使制使請先遣洋商設法羈縻俾各夷船暫退稍遠仍將獵德大黃滘等處密運巨石雇齊人夫乘夜填塞一面調撥重兵兩岸防守仍于岸上多備沙袋以爲攩砲之需然是時各隘口兵勇已撤所有前備之木樁石塊悉被英人陸續起去復以杉板小船往來游弈牽制多端大府計無所施惟嚴重閉

之令而英舟已銜尾抵城下矣初一日英人駛入火輪兵船先泊城外十三洋行河南官兵出而禦之殺傷皆相當我水師之被轟擊者損其三艘初二日英人調撥火輪船二分襲省西之泥城泥城者佛山鎮之要路北門之管寄焉協將岱昌與戴罪留營之劉大忠守之聞炮聲倉皇遠遁官兵皆望風而靡遂燒我師船六十餘號又乘勝回刼十三洋行修通怨也初三日英人分股登岸水陸交攻防兵皆潰焚毀城外民房火光燭天初五日英人攻四方炮臺臺據省城之後山俯瞰全城城中兇懼時有鬨中新募之水勇初到入城督撫飛檄救援將軍阿精阿以省城緊

要遣員持令箭截回四方炮臺遂陷焉維時軍民皆閉于城中不得出外援既絕英人距堞而攻之每夜輙以火箭火彈穿射城中軍民重足于是廣州府知府余葆純復請議撫而義律志在索烟價一百二十萬大府有難色越日夘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軍以下皆懼乃遣余葆純出城見義律許以烟價之半府彌利堅商人有在城外者居閒排解議遂定余葆純請令夷船退出虎門外而義律要以俟賂欵清後將軍參贊撤兵退出城外然後起椗粤中官吏有從旁而怒髮決眦者然卒无以難也省中以初八日解嚴越二日英人始退出四方炮臺𤤿逆慮傷

國體。乃揑稱初八日焚擊痛勦。大挫其鋒。續奏稱義律窮蹙乞撫。求准照舊通商。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烟土甘結。將所付六百萬作爲追交商欠完案。其六百萬之欵。由粵海及藩運兩庫給之。仍以十五日將軍及隆參贊退駐會城外六十里之小金山。英人乃陸續駛舟出虎門外。是役也。

上見夷情恭順。姑准在該省通商。而粵東節次焚勦之奏。不過爲在事員弁虛叙冒功張本。

上亦知之。不復深詰也。

方撫事之定也。粵東士民以大府無謀。官兵示怯。一時謗

議沸騰適英人以賂故撤去四方炮臺之兵肆掠于城外初十日將入佛山鎮取路泥城過蕭關三元里里人因其淫掠起憤譁然爭逐之于是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一百有三鄉不戒而集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義律頭焉時夷衆不過千餘冒死抵拒被村衆擊斃兵目二人夷黨二百餘人義律遣人突圍而出走告太守太守慮敗撫議亟出城排解之鄉民漸漸解散義律乃得遁回舟中是時將軍珍寶尚在省城兵勇未撤烟價未交有以為事機之可乘者而余葆純乘夜縋出大府相率為掩耳盜鈴之計傳聞當日余守出城彈壓定奉大府密諭然有文札可憑後因粵民交詆欲自行呈揭大府止之遂

該守告病歸仍加道銜蓋大府以此慰藉之也王廉訪信中謂其私自出城或諱言之抑其時廉訪實不知耳豈有城外人聲鼎沸而大府如木偶者今以為掩耳盜鈴差得其實于是粵中清議尤集矢于太守。遂糾集一百三鄉之紳士耆老。啜血誓師。語侵當事。然以余葆純私放義律。為通夷賣國之尤。而太守自是不容于粵矣。當上年林制使查辦烟案時。余方在南雄州任內。奉調至省。實相與左右之。至是以附和琦相。不復自顧其矛盾。遂奉命數與義律往還。談論烟價香港之事。及將軍參贊既至。更為張大其腐鼠之嚇。撫事已定。卒以重賂完城。靖逆為入之焚勦案內。以旌其伐。故粵東成敗之局。夫已氏實始終之云。

按撫事之局

成廟偶中于琦相先入之言不能無動迨粵事一不效輒幡然中悔授鉞誓師轉圜未爲不速而其究也元戎逼脅于垂堂老將因循于拱墓于是粵東要撫之勢成而邊陲割地之議起矣當英夷垂涎澳門不可得乃後志于香港琦相亦知香港既給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流獘不可勝言一旦爲義律要挾不能自持故其前後奏詞率多支離掩飾而與義律往返晤商事機祕密即据其刑部訊供亦恐多不實不盡之處今按相國被逮在刑部供稱到粵後該夷來討貿易馬頭商議未定即

攻擊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因救急無策。併允代奏給與香港地方寄居。該夷意在挾制。即在彼假出僞示支搭帳房。十二月內該夷欲交定海。當即函致伊里布屬其帶兵前往收復。然有該夷給與留浙頭目信函坿入封內由驛遞往。本年正月初五日。琦善赴虎門查勘。師子洋面夷目義律求見。以定海繳還。欲求通商。呈出所議章程數條。多係貿易瑣務。琦善以其多有窒礙。當加指駁。其時首府並將弁及洋商等均在該處伺候。惟鮑鵬通曉夷語。是以令其傳話。十九日琦善復往虎門查看炮位。至蛇頭灣地方。義律又來求見。懇給予香港全島

茲擬寄居貿易各條欵求爲蓋用關防琦善未經允許二十八日該夷聞大兵將到勢必攻勦時思蠢動琦善見虎門危急著鮑鵬給與文書一件內稱如欲香港全島屬其安靜守候俟奏明後方可定議茲面諭鮑鵬如夷情不順即將文書帶回鮑鵬見其情形凶惡未曾付給遂有二月初六日之事等語此其在粵查辦夷務之顚末也惟虎門不肯添兵坐令失事是相國一重疑案据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謂十五日打仗之後義律邨用文書與提督茲寄靜老三信限三日內回復否則再攻靜老連起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而逆夷聲稱

要求事全依方能敬于關李哥并請兵僅許密發二百名此差官來轅哭訴據云提鎮兩位在炮台相向而泣既無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云云然則二角既失以後虎門未失之前此中曲折情形豈非所謂知而使之爲不仁不知而使之爲不知恃此以轉詰琦相恐亦無詞以解也至于義律兩次見面仍是要求入奏及關防照覆之文而索香港一節則當相國入粵之初已稱情而許之矣開門揖盜百喙奚辭聚鐵爲山一錯難鑄何義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若夫城下之盟其失計在于彌人請欵果勇入奏遂爲義律之奸計所乘一誤再誤可

勝言哉。

以上所記二角虎門之役多据邸抄參以琦相供詞之合者又核之粵撫祁奏及將軍參贊在途次所奉前後

上諭

廷寄更證以裕帥咨會蘇撫之文粵東抄傳林制使之信義律稱兵要撫之本末畧具于此至英夷窺省粵中議和則靖逆原奏無一徵實語惟王廉訪信函得自目擊顏制使所奏多係推探今悉本之茲坿錄其原文于左以資異日史志家之攷證焉

坿錄王廉訪廷蘭致閩中曾方伯望顏信

再敗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貿自廣西火藥鎗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于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無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非乃足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機二有可爲痛哭者三爲足下陳之廣東設炮台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遠橫檔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爲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聯絡實今人所不能及爽

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粤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爲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德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炮臺之兵以爲我不撤兵兵必爲彼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爲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炮臺猶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百喙難辭迨臥榻之前已被賊人鼾睡乃猶歸咎于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然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藏石沉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爲守禦故

得將木樁砕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蟹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死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內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盡帳棚百餘間出有偽示初一日据引

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拆去大半又據報夷衆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弟早間行香時因于進見安叅末議以爲夷衆既由香港上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柰當事以書生之見无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于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爲北門

咽喉。亦為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奏

旨賜卹。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鳧水得生為辭。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無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為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貪緣而往。雇一小艇。逍遙于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炮聲即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炮臺。兵將捲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馬頭。放空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千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

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來夜間賊用火箭
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
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
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
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
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豪無准
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于市廛間此時如遣敢死
之士數十人撿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于當路
輙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
可惜者一也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炮臺將取路泥城三

元里村衆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衆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死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衆可恃愈擊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援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斬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外爲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衅雖人衆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衆乃得

遁回舟中盡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穆查辦烟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爲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逆又四布流言以爲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無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炮臺復淫掠不堪

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卽兵亦不自知其爲兵。嘗粤中告警之時。官民无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卽日盪平。恃以无恐。乃夷衆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无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鬥。放手殺人。教

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刼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襍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充數千百成羣竟行遁去者點兵册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趕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

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興言及此能无痛哭乎其以拴材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諸夢寐自到貴省

于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將弁盡其分所當爲始欲自効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白旗能无指髮旣承之于此地恐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叔邇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蹶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无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衅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謎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

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炮台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城應敵無如將軍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炮台從此不守亦一恨事

按廉訪是書聞督顏伯燾得而上之又照抄粵東民人誓詞二冊（即三元里事）逆夷偽文五件一并呈奏因言粵東辦理夷務全局攸關逆夷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月内据廣東抄來逆夷偽文偽示及該省督撫節次知照種種情形決非効命歸誠之象奕山隆文已于四月十五日移駐離城六十里之小金山楊芳尚在城內齊慎亦已入城納賄之後先復亡羊補牢之計若謂賊以銀

竄而去必不再來苟且于目前又思彌縫于異日計亦左矣又言楊芳前于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印信即有以偏僻小港惟該逆屯集貨物之語甫經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其心思知慮固已如出一轍該二臣疊經

聖諭訓飭猶敢復萌故智奕山隆文閱歷未深猶可諉為不諳軍務楊芳老于疆場事機坐失咎復奚辭廣東以虎門為門戶虎門一失全勢已去琦善弛備撤防開門揖盜而炮位守門之具盡被擄去否亦戕毀楊芳初到並不據實陳奏仰求

聖恩寬以時日鑄炮造船訓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日謀
定而與之戰一味胆大粗疎至于僨事是時奕山若再
扶同粉飾
君門萬里何以釋
主上南顧之㢊查香港爲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其島
曰洪香爐上有營汛居民[illegible]非偏僻小港可比既被占
踞不惟該夷船悉由其便即我商船駛入內洋亦必遭
其搜括關已早露其漸我
朝統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與人香港一島亦與定海何
異即使計日可復而烟船紛紛四出等于游魂此事終

死了尙咬虎狠以肉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又坿片
奏稱正在封捐間又据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捐已
奉
俞允初八日勝戰忝懇
恩旨等因披閱之下不勝駭異四月初八日廣東業已傾
敗罷戰安得復有勝戰即初一日之戰亦只小勝旋即
退散是所奏以痛勦乞撫欺朦
天聽大胆昧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慮憤懣理合
坿片密陳等因然
上見夷情安帖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而福建有新募

之水勇八千亦以粵中就撫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厦門失守矣靖逆但以六百萬了粵東之局而不能禁其不犯閩浙是直以六百萬供其入閩入浙之資欲其無得隴而望蜀也豈可得哉